

数字化下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化教学实践研究

张宏建, 曾锦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DOI: 10.61369/RTED.2025120039

摘 要 : 数字化下重构课程改革, 已为时代所需。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 作为工具性、操作性的通识课程, 内在规律需求非虚构化教学改革。在数字化背景下, 此项改革能够在课程标准、教学方式、教学资源 and 评价体系上实现。

关 键 词 : 数字化; 高职; 写作与沟通; 课程; 非虚构化

Research on Non-fictional Teaching Practice of Vocational College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Course under Digitalization

Zhang Hongjian, Zeng Jinhua

Dongguan Polytechnic,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 Reconstructing curriculum reform under digitalization has become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he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cours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 general course with instrumental and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ly demands non-fictional teaching reform. In the digital context, this reform can be realized in term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Keywords : digitaliz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courses; non-fictionalization

引言

数字化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已为世界性、时代性的课题。发展数字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 是教育现代化的大势所趋。而作为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 要实现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办学目标, 必须与社会、职场、岗位相对接。社会、职场、岗位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现实存在, 并非虚拟性的世界。只有与这个现实存在的世界进行务实而非务虚的有效衔接, 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才会真正实现, 否则, 职业教育很可能将走向虚无, 制定的培养目标也很难实现^[1]。反之, 它将激发学生的创意灵感, 推进学生创新创造性思维的开展, 极大促进学生的成人、成长、成才。在职业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中, “写作与沟通”课程在培养学生成才上的基础性作用已为共识, 因而, 如何重构数字化下其课程建设的非虚构性, 成了这门课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 数字化下“写作与沟通”课程的研究比较多, 在此基础上与非虚构相关联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 但是规制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内的数字化下非虚构研究方向, 对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进行重构的改革研究比较少^[2-3]。

一、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化教学现状

作为着力规避传统高职大学语文类课程的缺陷而设立起来的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 当前在教育教学上陷入了假、大、空的困境之中。虽然PPT的运用常态化并在教育教学上使用一定量的视频, 但是教学内容、方式的虚构性远大于非虚构性, 教师觉得整个教学过程仿佛空中楼阁无着力点使不上劲, 自愧在给学

生画大饼; 学生觉得学习的东西太抽象看不见摸不着, 仿佛有用又仿佛没有用。具体到教学理念、课堂教学两个方面来微视, 教学理念是以写作与沟通能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的基本模式, 课堂学习是以写作与沟通显性知识甚至知识体系为内容的随堂讲授, 其结果, 教学, 或有技能而无韧性, 等同于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 或有理论高度但又落入务虚而非务实的职业教育泥淖。究其根源, 是因为, 那些从课程知识体系延展而来突出以简单职业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数字化下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化教学实践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JGXM202431)

作者简介:

张宏建, 男, 湖南沅陵人,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职业教育(广东 东莞 523808);

曾锦华, 女, 湖南衡阳人,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中级,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职业教育

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体大思精的线下实体课（或者线上慕课），以及与之配套的数字课程和教材，无法让学生将其转化为社会、职场所需要的能力。这些内容太虚构了、太模拟了，而不是学生正在面对或者将要面对的真实世界、真实学习工作场景。学生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也无法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真实人格融入其中，因而其学习的欲望、求知的激情无法被唤起^[4-6]。反之，如果将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教学过程在数字化背景下引入大量的非虚构化教学场景，视学生为社会、职场、岗位中具有能动性的独立存在，并在这两种因素交融之中，学生才能对教学内容按照自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掌握做出非单纯按照教师预设的逻辑思路进行问题思考，而是进行问题式的探究与分析，那么，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课程目标将会达成，而现状非如此。

目前，尽管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研究及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此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但是，在发展数字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当下，此课程的原有教育教学理念、课堂教育教学方式、课程评价考核体系、教材教学资源等各个方面急需更新迭代。

二、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化改革思路

“非虚构”写作，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概念，原本发端于美国1960年代的文学叙事创新。它有四个显著特征：真实不虚构，强调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能够经受得住核查；注重历史文献，强调历史地理文献（如家国史、地方志、地理数据）和日常生活文件（如获奖证书、病历、学历证书、照片、影像资料和报刊等）等历史文献的呈现与主题相关的生活环境；浸入式采访，强调对对象、情境、事件、现象有深层次理解，注重现实场景；常用第一人称，强调写作者开动感官，去看、去问、去听、去回应，书写真实的内心感受和独立的发现；多聚焦普通人，强调事件、情景中的主角为普通人，甚至边缘群体。近年来，由于公民“立言”意识的崛起、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商业力量的介入和叙事风格的变化，“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风潮，概念开始泛化^[7-8]。

三、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化教学对策

（一）“工具性”为拟定课程标准的标尺

课程标准是课程计划的具体化，是学科以纲要的形式确定的指导性文件，规定了课程的内容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是教材编写、教学方法选择、教学评估、考试命题的直接依据。因而，课程标准是课程改革的关键。虽然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是一门操作性较强的技能型公共通识课，但是大部门高职院校都将其列为一般的人文通识课程，由于认识上对此课程性质界定存在偏差，导致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长期处在原地对重知识抑或是重技能上无休止讨论研究。从性质上，课程标准首先需要侧重强调此门课程的工具性。工具论强调，工具是为了特定目的而

设计的物品，具有实用性、操作性、耐用性、多功能性、安全性；工具需要有用、工具可以选择、工具可以更新修复。工具强调“非虚构”而不是“虚构”“真实”而不是“假设”^[9]。因此，“工具性”应为拟定课程标准的标尺。教学目标的拟定，应以课程难易度、学生学习度、应用场景需求度等三度均衡的真实情况为依据；教学内容的选取，应以学习、工作、生活中现实场景真实的需求为选择标准；教学资源所涉及的历史生活文献，应经受得住真实核查；教学方法的提出，需要考量学生能否在教学情境、事件中能动用感官去看、去问、去听、去回应；教学评价的标准、参数、比例，应考虑真实场景中的变与不变因素；教师团队的组建，应考虑在学术背景、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方面尽可能做到同质化偏小的比例。总之，课程标准的拟定，时刻不忘现实场景的复杂性、学生情况的多元性，做到“求真务实”，而非“模拟虚构”。

（二）“浸入式”为设计教学方式的基调

浸入的基本含义是物体的一部分浸在液体中，或者逐渐渗入某种物质或环境中。“浸入式”的教学设计，强调让学生处于教学所设计的对象、情境、场景、事件等中，对影响他们理解、选择和决策的诸多因素有深切的了解，从而做出自己判断的教学模式。这需要让学生真正深入到教学所设计的情境中去，经过与教学所设计的情境深浅接触，了解事件或现象的深层原因，从而深度参与教学过程。学生的这种参与，最终实现非虚构教学的目的。这种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思维判断能力，引导学生在交流、交锋的学习下实现深度思辨、批判性思维、共情与人文关怀等自我塑造。学习效果的达成，主要不是来自外在力量的挤压，而是来自对外在信息的内化，沉浸其中，乐在其中，学习其中。这种教学方式，很难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实施，因为它需要师生在特定时空进行的教学转变为可以较少受到时空限制的教学环境中进行。而数字化技术能通过创设现实场景实现这种转化，将传统教学以模拟、虚拟为场景转化为“非虚拟”的现实场景。这种场景，将学生看成是一个有着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个体进行写作与沟通教育，将学生置身于相对真实的语境中进行教育，因为事情都具有复杂性、多面性、多头绪性。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语境中，学生才会根据自己的阅历、知识储备进行属于自己的那份写作与沟通。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讲授写作与沟通的知识，也会获得学生的频频点头，但是学生并不会因为接收了这些“关于写作的”知识而自动学会写作，因为他是一条从“先学会怎么写”到“然后再来写”的次序路径，这条路径在其教学中可能是不存在的^[10]。

（三）“真实性”为优化教学资源的准绳

要实现上述教育教学改革，就必须对教育教学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不论是情景的创设，还是教学案例的呈现，都必须体现教与学的动态过程。只有实现非虚构的教学资源，才能实现非虚构的写作与沟通。这里可以利用数字化下的信息化网络、大数据、智慧在线、人工智能、新媒体、物联网、区块链等实现或静态或动态的教育资源嵌入教学资源优化。近年来，随着自媒体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加之互联网提供免费平台，人人都可以参与“立

言”，进行叙事创作，如普通人写家史、口述史、返乡手记、疫情日记等叙事写作；商业资本的介入，资本也角逐非虚构作品市场，虽然资本有逐利性，但相关举措却间接鼓励了更多创作者加入非虚构创作队伍中。如此，在数字时代，教师、学生周围充裕着大量的非虚构的真实的潜在教学资源，这是过去传统教育教学无法拥有的资源优势，众多，真实。那么对于教学来说，就是优化整合非虚构教学资源。对此，一方面可以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化工具，或对原生态的教学资源进行收集，或对众多现实场景的教学资源进行剪辑，或对历史生活文献进行 AI 修复、再现、创设。在非虚构教学资源十分丰富的基础上，教学资源可进一步优化整合。作为工具性的通识公共课程，高职“写作与沟通”课

程，面对的是学校文、理、工、医等各个专业的学生，对此，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教学资源模块，形成与专业相匹配的教学资源特色，如此，专业背景下的学生能在浸入式的学习中理解这门工具性的课程。当然，这给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教师团队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总之，数字化下进行高职“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非虚构教学改革，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教育发展所需，更是一项实现此课程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当然，要实现这项改革，必然带来很多挑战，因为这项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几乎是对传统教育教学体系进行了颠覆。这种颠覆，随着 AI 技术深度引入教育，将越来越显著。

参考文献

[1] 万鹏飞.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策略探析 [J]. 时代报告 (奔流), 2024, (11): 143-145.

[2] 左彬.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职语文教学路径探索 [J]. 文教资料, 2024, (22): 145-147+151.

[3] 周佳佳. 浅谈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4, (11): 105-107.

[4] 周佳福, 陈丽. 高职语文教学中提升医学生职业素养实践策略研究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4, (11): 93-95.

[5] 吉林. 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语文教学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4, (21): 81-83.

[6] 朱俊. 高职语文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J]. 嘉应文学, 2024, (22): 193-195.

[7] 李蕾. 以就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语文写作教学策略探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 (32): 173-176.

[8] 滕湘君, 张世兵. “互联网 +” 时代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研究 [J]. 作家天地, 2024, (31): 69-71.

[9] 王阿娟. 基于现代学徒制模式的高职语文应用性教学方法实践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4, (20): 172-174.

[10] 易滢. 高职“古代汉语与文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J].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41(05): 21-24.